

袁天成革命

評 剧

江风 高琛改編



北京宝文堂书店

剧照说明：中国评剧院演出《袁天成革命》的剧照。

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音像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41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970·55 字数16,000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 13/16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定价 7.00·12元



人 物

能不夠	小 俊	袁天成
張永清	王玉生	王玉梅
滿 喜	黃大嬌	众社員

第一場 能不夠教女

傍晚，能不夠在屋里点灯作饭。

能不够 (唱) 村里人都管我叫能不够，

这个名儿早有来由：

只因我能降丈夫能把家业守，
能說能道能出計謀。

唉，用心太过累得我不长肉，

一日三餐的家常饭，肚子里太缺油。

听说是东院大娘死了猪一口，
剥皮劈肉就要往锅里丢。

我赶紧吃饭到她家走走，

赊二斤解解饑免得唾沫流。

小俊气呼呼地上。

小 俊 (唱) 怒气冲冲往娘家走，

見了我娘說來由。

娘！

能不够 哟！我的閨女，怎麼這個時候來啦？

小俊 又跟玉生吵了一架。

能不够 为什么？

小俊 为什么？哼！（唱）

缸里沒水難作飯，
我等着玉生把家還。

他進得門來就要吃飯，

能不够 哟，他就吃現成的？

小俊 他說社里有事，他還要去呢。（唱）

叫我趕快把水擔。

我說我擔不动。

能不够 对！就該這麼說。他怎麼說？

小俊 他說“玉梅能擔動，你擔不动？”他拿他妹妹比
我。

能不够 你怎麼說的？

小俊 我說：“可惜你要的不是玉梅！”他就說啦：
“分得了家過不了日子算什麼本事！擔不动你看着
办。打了鐘我不能不開會去。”回头就走。

能不够 那你怎麼說的呢？

小俊 我說：“你不擔啊？那我不作飯！”他說：“不作
就不作！”我說：“好！你走我也走！”我就回來啦。

能不够 对！可不要給他興下這個規矩，沒有水就不用

作飯！你在这兒吃吧。

小俊 嘿。哼！那玉生還餓着呢。

能不够 活該，餓會兒吧！我說俊啊，你還小，沒經驗過，我告訴你吧！居家過日子，對家里人要尖，對外頭人要圓。

小俊 怎麼尖，怎麼圓哪？

能不够 在家裡半點亏也不要吃，總叫家裡人覺着你不是好說話的；對外頭人要圓滑一點，叫人覺着你是一個好心腸的人。現在你才分了家過日子，一开头更得要留心，可馬虎不得。只要你男人做得了的事，你都別替他作，——替過三趟兩趟就成了你的事啦。你將就能當家的事不要問他，——問過三趟兩趟，你就當不了他的家了。

小俊 娘說的真對！

能不够 那還能不对。吃吧！

小俊 娘，剛才在街上我聽見人家說范登上城裡販來了好些個綵衣衬衣，什麼樣的花都有，我要去看，買件。（把一個窩頭裝在衣袋裡。）

能不够 好，去吧！我也出去。

小俊 娘你干什么去？

能不够 東院你大奶奶家豬死了，在家剝皮，我去賒兩斤吃。——去拿兩個涼窩頭扣在鍋裡。

小俊 怎麼？飯不夠了嗎？（從衣袋里拿出那個窩頭）把这个留給我爹吃吧！

能不够 不用，吃点凉的怕什么？他嫌凉不会自个儿燒
点火热热的。走！

袁天成忧愁地拿着盛几穗谷的筐上。

袁天成 唉！

能不够 走吧！（与袁天成相遇。）

袁天成 你又要上哪儿？

小俊 爹回来啦，我走啦！（下。）

袁天成 弄点水我洗洗手，吃饭。

能不够 饭扣在锅里呢。我有事情要出去。

袁天成 （捎水，缸中没水）没有水啦。我拾掇了半天谷，
又去把麦地的粪扬了扬，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你去
弄点水来，我手脏得很……

能不够 哟！看你会说的！（扭身就走。）

袁天成 菜在哪儿？

能不够 叫闺女吃啦。没有菜你不会到园子里拔棵葱
去！（下。）

袁天成 哟！（无可奈何担起水桶想走。）

张永清上。

张永清 老袁，上哪儿去？

袁天成 哟，永清啊！（见张永清背筐）哟，看社里的谷！
(掂一掂)真和狗尾巴似的。

张永清 你的呢？

袁天成 (拿几穗给张永清看)这还是顶强的。

张永清 哟，就这耗子尾巴似的呀？这是怎么搞的？

袁天成 唉，別提啦！（唱）

一步迟来百步慢，
倒霉的事儿紧相连。
我自留地种了六亩谷，
气力使尽血耗干。
春天搶种我忙得乱轉，
种了三亩就旱了天，
勉强把它全种上，
小苗儿稀稀拉拉出不全。
后来补了好几次，
可倒好，四代同堂，高高矮矮不一般。
如今晚熟的发青綠，
早熟的又叫家雀吃了个完。

張永清 你在社里出勤可太少啦！鼓搗这点玩意儿可真
不值！

袁天成 誰說不是。（唱）

在社里出勤不满三月，—
你說我这一家可怎么够吃穿！

張永清 （唱）你別发牢騷別埋怨，
誰教你脚踩两只船，
当初动员你別留地，
你偏說留給你兄弟有言在先。
你一个人顧了家來顧不了社，
少挣的工分有两千。

你身当社委总不露面，
社員的意見紛紛提不完。

袁天成 哦，对我有意見？

張永清 那可不是。社里正忙，你老不露面，社員們对你的反映很坏。有的說：打着兄弟的旗号留下地，打下粮食归自己，这叫什么思想！有的說：社務委員带头留地，咱明年也那么办，——給老婆留一份，給孩子留一份，給孙子留一份。你听听！

袁天成 唉，沒法說。

張永清 目前正扩社，这个影响多不好。

袁天成 唉，这都怪小俊她娘……

張永清 你怎么光埋怨她呢？你是个社委，你究竟是受社的领导，还是受老婆领导？

袁天成 当然是社的领导。不过有时候也还得跟她商量商量。

張永清 你这话！这不跟沒說一样。明天开社委会，你在会上好好談談，你在家也动员动员我們那位能不够大嫂子，社里活忙，你們老不出勤怎么行啊！

袁天成 动员她？哼……

張永清 好，我走啦！

張永清下。能不夠兴高采烈地提猪肉上。

能不夠 看！給了一个肘子！（看缸里沒水）你倒底沒去担水啊？你怎么这么懒！（要往鍋里放。）

袁天成 （拦阻）鍋我还要用。（低声叨咕）弄这些个瘟

猪肉吃。村里三番两次宣传不叫吃……

能不够 这不是给你吃的，你不用操那份心！

小俊拿着一件花绒衬衣上。

小俊 娘！你看这衬衣多好！

能不够 好！小俊，你买妥了吗？多少钱？

小俊 四块八。賒的，还不知道玉生给不給錢哩！

能不够 怎么不給！先把它穿上。看他給不給！

袁天成 （在吃饭）又是凉窝头，唉！

小俊 穿上他要是不給呢？

能不够 闹！

小俊 对！不给我，我就闹！

能不够 真是的！凭着个男子汉，媳妇买件衣裳都不肯出錢！——俊啊，你怎么闹？

小俊 我啊，我就假装上吊吓唬他！

能不够 上吊？不！不能那样。

小俊 那怎么办？

能不够 俊啊！（唱）

小俊闺女听我講，

娘給你想个好主張。

裝上吊，耽誤了小命不合賬。

小俊 我就跟他嚷！

能不够 （唱）大吵大嚷太累的慌。

你裝哭要在黑夜裏，

吹了燈兒再開腔。

裝生病，在炕上躺，
不吃不喝，佯佯腔腔。

小俊 約，那不餓的慌啊？

能不够 (唱)单等他干活下了地，
你悄悄做下点好干粮，
背着他吃饱了喝足了还在炕上躺，
他要是問你呀，
你就說两天沒吃一碗飯，
三天沒喝一碗湯，
水米沒有沾牙床。

假裝着一天比一天重，
看他着慌不着慌。
那时候他必定隨和你，
你可別心軟漏了湯，
要叫他尝尝你的厉害，
往后你就可以把家当。

小俊 对啦！对啦！

能不够 (唱)当初我治你爹就是这样，
不然他哪能事事由我作主張。

袁天成 你也不嫌寒愴，你这是教孩子些什么！你已經
挑唆人家哥儿俩分了家了，你还挑唆！你非把小俊
拉到炕里才算哪！

能不够 你放屁！他分家是他自己願意，鴉蛋沒有縫就
孵出小鷄來啦？我們娘儿俩的事兒你少管！

小俊娘，我走啦，你可得帮着我点啊！
能不够走吧！待一会儿我就到你那儿去。

小俊下。

袁天成 嘿，我跟你商量商量，咱那自留地——
能不够好好地留着，二话没有！（下。）

袁天成 （自言自语）好！你能！你们就闹……（下。）

第二場 小俊打离婚

二幕外，小俊上。

俊 （唱）回了趟娘家心有底，
娘给我出了个好主意。
我们小两口分家立门户，
是应该给玉生立下规矩。
我赊来东西要他还账，
对！光留下这件花衬衣，
赶明儿再配上一条制服裤，
完秋后跟着我娘去赶集。（下。）

开二幕。晚上，王玉生在屋内改造扭轴。

王玉生 （唱）合作社今年大丰收，
打粮食换大场必须用大扭轴。
叫我把扭轴改大一套，
明天要试验，我得紧加油。
王玉梅捧菜饭上。

• 9 •

王玉梅 (唱) 我的嫂嫂整天的出門閑蹣，
我的哥哥正在突击改扭軸。

看灶筒沒冒烟想必沒吃飯，

二哥！ 歇歇吧！ (唱)

快吃口餌餌喝口粥。

二哥， 紿你飯。

王玉生 嗯， 嗯。

王玉梅 二哥， 快吃吧！

王玉生 飯？ 剛才大嫂送來我吃了， 不用了。

王玉梅 那是什么时候吃的呀！ 我給你先坐在鍋里吧！

你和二嫂又吵什么哪？

王玉生 不希說， 还不是為她懶！

王玉梅 急能当什么用？ 她这个毛病哪是一天两天就能
改过来的！ 你以后慢慢地教育她， 別整天吵吵鬧鬧
地， 叫人家說分了家过不了日子， 多不好！

王玉生 嗯。

王玉梅 我走啦。 (F。)

小俊拿花緘衬衣上。

小 俊 唉哟！ (唱)

滿地刨花和木片，

乱七八糟真討人嫌。

他整天瞎忙沒事找事干，

家里的事儿他哪放心管。 (假咳嗽一声， 王

玉生沒理会)

唉！（唱）

刚才为担水吵了一架，

我怎好开口跟他要钱。（想了一会，自白）
对！（对王玉生）喂！嘿！不能拿到院里去弄？谁
能给你一遍一遍地扫地！

王玉生 等弄完了我扫，你不用管。院里有风，点不着灯。

小俊 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什么用！

王玉生 用处大得很呢。（仍低头作活。）

小俊 （打开手绢包把花绒衬衣一抖）你看这个好不好？

王玉生 （低头干活，在木板上画点点）好，好。

小俊 （用指头捏着衬衣）你看，厚得很！

王玉生 （以为小俊说他的木板）不厚了！已经换成薄的了！

小俊 （以为王玉生说她的衬衣）没有人换，这是人家才
打开包的。

王玉生 我换的我不知道！

小俊 你是说什么？

王玉生 你是说什么？

小俊 我说的是衣服。

王玉生 哦，这是谁的？

小俊 我买的，好不好？

王玉生 （顺口答应）好。

小俊 还没给人家钱哩！

王玉生 （顺口答应）嗯。

小俊 给我钱！

王玉生 多少錢？

小俊 四块八。

王玉生 前天才四块五。

小俊 那是供銷社的。

王玉生 东西都一样。

小俊 一样你不早給我买一件？

王玉生 你有的穿，忙什么，等社里決算給你买，五斗米，够作件棉袄。

小俊 棉袄是棉袄，这个是这个。

王玉生 現在天还不冷，过几天再说吧！

小俊 你说什么。（唱）

你真是站着說話不嫌腰酸，

东西拿来可怎么退还！

王玉生 （唱）你既然不是从供銷社里买，

私人的退回去有什么难！

沒有錢有他的原物在，

这衣裳咱也不曾穿。

小俊 （唱）說掉大天我不能退，

你少說廢話快給我錢！

你給我錢！給我錢！

王玉生 我不是告訴你沒有錢嗎？

小俊 沒有錢你想办法！

王玉生 照你这个花法，我不管！

小俊 你真有臉，連家里穿衣吃飯的事都不管，倒能

管人家別人的扯淡事！

王玉生 我管什么扯淡事？

小 俊 （指王玉生手里做的活）这还不是扯淡事！

王玉生 你说什么？

小 俊 扯淡事！ 扯淡事！ 扯淡事！ ……

王玉生 （又气又伤心）唉！（唱）

这样的女人真没法办，
好吃懒作二流子一般，
我全付精力做的事，她说这是扯淡，
叫人生气更叫人心寒。
恨当初订婚太不慎重，
也怨我不坚决离婚顺水推船。
我一再让步是照顾影响，
谁知她得寸进尺没结没完。

唉！（唱）

我权当没这么个人再不去管，
哪有空儿跟她瞎胡缠。（懒得干活。）

小 俊 你倒是说呀！你给不给？

王玉生 ……

小 俊 这事儿你管不管？

王玉生 我不是说了吗，我不管！

小 俊 真不管？（夺了王玉生的曲尺）非管不可！

王玉生 （急）嘿！这个尺子我做的可不容易，有好多窟窿眼，很容易折（蛇），折了就没法工作啦！你

要什么都行，先把尺子还我！

小俊 四块八！先拿钱来！

王玉生 我这会儿实在没有钱。

小俊 没有钱你就不用要尺子！（把尺子坐在屁股下。）

王玉生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啦？你偏要来找事儿！

小俊 跟你说正经的，你带搭不理，这是谁找谁的事呀？

王玉生 你随便偷了东西回来跟我要钱，难道是我找你的麻烦？给我！（向小俊夺尺子。）

小俊 （把尺子折断向墙角一扔）什么宝贝东西！

王玉生 （怒不可遏）你什么东西！（打小俊。）

小俊 啊……（小俊大哭大嚷，撕打王玉生，把屋子里的东西摔得乱七八糟，又用头撞王玉生）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能不够上。

能不够 （一怔）啊呀！你们这是怎么啦？你可真下得去手啊！

小俊 你打死我吧！给你打！给你打！

王玉生 （把小俊甩开）好！这日子反正也不能过啦！咱们找村政府，离婚！（下。）

小俊 啊呀呀，这日子不能过了哇！

能不够 （一屁股坐在地上）啊呀！你打死俺娘儿俩吧！

你打死俺娘儿俩吧！俺不能活啦！（抬头一看，王玉生早已走了，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拉小俊）不用哭

啦，走啦！他准保是到村政府去啦，去就去！不能就这么拉倒！

小俊 不能拉倒！

能不够 那可不！离婚就离婚，真格的，离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拉小俊下。）

第三場 袁天成革命

袁天成在場院打谷子。

袁天成 唉！（唱）

这六亩晚谷子真叫浅气，
收回来多一半都是糠皮。
社里边正秋收叫我出勤去，
这真是忙上加忙急上加急。
我的闺女打离婚回到家里，
听人家說长道短我只好把头低。
懒婆娘寵着闺女都不劳动，
一个个張着嘴吃現成的。
我当老牛給你們使，

唉！腰酸腿疼顧了东来顧不了西。

外声 喂！老袁啊！

袁天成 啊？

外声 通知你晚上接着开会啊！

袁天成 噗，我知道了！——唉！（唱）